

佛教的精舍

李华伟

【内容提要】 佛教对“精舍”的释义有自身独特的内涵，强调居住者的修为，其形态主要有僧伽蓝、石窟、阿兰若三种，各有其产生的背景，且自建立伊始便都兼具居处与讲堂两种功能。关于精舍的内部形制，佛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随宜的规定。佛陀在世时，各地供养多处精舍供佛陀及僧团居住，形成“五大精舍”。且在佛教的多种布施中，建造精舍的功德排在首位。

【关键词】 精舍 僧伽蓝 石窟 阿兰若 五大精舍

【作者】 文学博士，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。

一 “精舍”一词释义

“精舍”一词，最初是指儒士传道授业的居所，后来也为道教所用^①。佛教传入后，在佛典的翻译以及实际称呼中，亦使用“精舍”一词指称居处，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形态与内涵。此词在佛典中所译自的原语本不相同，有“阿蓝摩”“僧伽蓝”“毗诃罗”“阿练若”“求呵”等，它们对住处形态的指称各有偏重，但在汉语中，

^① “精舍”一词，最初是指儒士授业的居处。《后汉书·包咸传》中有：“咸住东海，立精舍讲授。”《后汉书·党锢传》中又有：“刘淑檀敷俱立精舍教授。”可见精舍本为儒士居处之名。《三国志》注引《江表传》：“于吉来吴，立精舍。烧香读道书，制作符水，以疗病。”可见晋武以前道士，也袭用“精舍”之名。从佛典翻译中我们看到，在印度社会，“精舍”也并非仅指称佛教的居处，也指称婆罗门的住处。如“佛告比丘言：‘族姓子！作行当如月照天下，弃捐贡高之心，远离种姓，常怀惭愧之意。阎浮利大树上其实，譬如大瓶，其味甜如蜜，其色白如酥肥。阎浮利大树北，有七重山七重树，有七波罗门仙人精舍。’”。由此可见，无论在汉地还是在印度，“精舍”一词无论从其诞生，还是在佛典翻译使用中，都不是佛教的专用。

都可译为“精舍”，说明汉语“精舍”一词是较为兼容的指称。

《翻译名义集》中说：“释迦谱云：息心所栖，故曰精舍。灵裕寺诰曰：非粗暴者所居，故云精舍；艺文类云：非由其舍精妙，良由精练行者所居也。”^①可见，佛教赋予了“精舍”独特的内涵，所谓精舍，其要义在于居住者的修为，要息心而止、要精练其行。

汉语词汇中，“精舍”一词往往会与“僧伽蓝”、“寺”有所混同，三者虽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，但语词各有来源，词义范围大小也不同。《四分戒本》中说：“僧伽蓝，此言众园。谓众人所居之园，亦以园为生植之所，谓是佛弟子生植道芽圣果之处也。亦翻为众院。院是顺此方之称，乃舍宅庭馆之名。今称僧住处为寺者，寺亦此方公院之名，诸侯所止之处。昔西僧初来，权止鸿胪寺，后造白马精舍，而请居之，居止虽迁，以不忘其本，还标寺号，自此以来，皆称曰寺。言精舍者，谓其处，非粗暴者所止，乃精练行者所居也。”^②

足见“僧伽蓝”“寺”“精舍”，虽都用来指称佛教的居处，其实来源不一。“僧伽蓝”是直接来自音译，“寺”是西僧东来最初所指，而“精舍”是本有的汉语词汇，按照其本有的含义施用于佛教。就词义范围而言，“僧伽蓝”与“寺”是精舍的一种形态。

二 佛教精舍的建立、形态形制以及归属

（一）佛教精舍的建立与形态

佛教精舍是逐步形成的，其形态主要包括僧伽蓝、石窟和阿兰若，这几种形态在佛陀在世时便已都具备了，且佛陀在世时，三种都曾居住。

1. 僧伽蓝

佛陀在郁鞞罗处尼连禅河侧菩提树下成正觉后，来到鹿野苑为当初的侍者乔陈如等五人说法，从此鹿野苑成为佛陀经常讲法的地方之一，我们从《杂阿含经》中能够看到，佛陀的很多早期说法都是在这里进行的。但是，从自然的树林到有房屋

① 《翻译名义集》，T（大藏经）54（册）no. 2131（经号），p. 1167（页），a（栏）9~12（行）。

② 《四分戒本如释卷第十》，X（续藏经）40，no. 717，p. 276，c6-14。

的建筑，是有一定过程的。

《四分律》房舍捷度中记载，五人问佛陀他们应当住在哪里，佛陀说：“听在阿兰若处树下，若空房若山谷窟中，若露地若草草积边，若林间若冢间若水边，若敷草若叶。”摩羯陀国的瓶沙王于是想供养给佛陀园林：“摩竭王瓶沙作如是念：世尊若初来所入园，便当布施作僧伽蓝。”当时王舍城有迦兰陀竹园，是最好的园林，佛陀知道瓶沙王的想法，于是前往迦兰陀竹园，接受了瓶沙王的供养，并为瓶沙王说法。^①

瓶沙王最初供养迦兰陀竹园时并无建造房屋，他是在听闻大长者为僧团在耆闍崛山建造了房屋之后，得知佛陀允许建造房屋，才又在迦兰陀竹园建造讲堂，“时王瓶沙，闻世尊听众僧作房舍，欲于迦兰陀竹园作大讲堂，如王住殿，一切所须供给具足，佛言听作”^②。

迦兰陀竹园，也就成为佛教的第一个僧伽蓝，又称竹林精舍，佛陀的多次讲法与夏安居都在竹林精舍中进行。僧伽，义为“众”；蓝摩，义为“园”，意为大众共住的园林，一般是由国王或大富长者所施舍，供修行者居住的。汉文典籍将此音译缩短而成为“伽蓝”。与“僧伽蓝摩”含义相近的一个词是“贫陀婆那”，译为“丛林”。“梵语贫婆那，此云丛林。大论云：僧伽，秦言众，多比丘一处和合，是名僧伽，譬如大树丛聚，是名为林。”^③

2. 石窟

由于佛陀最初只是允许比丘们在树下、空房中、水边、洞窟中等处居住，位于王舍城东北方的耆闍崛山由于有天然的洞窟，也就成为僧团的住处，比丘们住在此窟中，白天到王舍城中托钵：“时诸比丘清旦从耆闍崛山来王舍城中。有大长者见已问言：大德在何处宿？答言：在山窟中水边树下石边若草上。长者问言：无房舍耶？答言无。若作房者得不？比丘答言：世尊未听作房舍。诸比丘白佛，佛言，听作房舍。尔时长者闻佛听诸比丘作房舍，即于耆闍崛山作六十别房，一切所须皆令具足，请佛及僧明日食并施房舍，即于其夜办种种多美饮食。”^④第二天的早晨，佛陀与大

① T22, no. 1428, p. 936, b25-c24。

② T22, no. 1428, p. 937, a2-c24。

③ X64, no. 1261, p. 327, a21-22。

④ T22, no. 1428, p. 936, c24—p. 937, a21。

比丘千二百五十人，前往大长者家接受了长者的供养。并且无数方便为开化说法，令得欢喜。

大长者所作的“六十别房”应是在耆闍崛山石窟之外的，是为比丘们建造的宿处，石窟从此作为佛陀的说法处，石窟与房间应是互相分立的，二者结合，也就成为第一个佛教石窟式的精舍，梵文音译作“萨多般那求诃”，因山头形似灵鹫，又名灵鹫山，因窟前有七叶树，又名七叶树窟、七叶穴、七叶岩等。佛陀的多次说法都在这里进行，《妙法莲华经》即在此讲述，佛灭后的第一次结集也于此进行。

耆闍崛山石窟是自然石窟，在后来佛教石窟的人工开凿中，多数石窟都开凿有佛殿与僧房两种形制，建筑规模也越来越大，且渐渐发展出精美的壁画与雕刻艺术，佛教造像产生之后，石窟成为建筑、壁画、雕塑三种艺术合一的杰作，如笈多王朝时期产生的阿旃陀石窟。

3. 阿兰若

阿兰若，义为空闲处，是指在村外空隙的地方，或独自一人，或二、三人共造小房以为居住，清净修道之所。或不造房屋，只止息在大树下，也可以叫作“阿兰若处”。又简称为“兰若”。佛陀住世时，虽然有众多的精舍，但他仍常常住在林间。阿含经典中，我们能多处看到佛陀居住于林间清净处的事例。如佛陀在拘萨罗国人间游行，于萨罗聚落村北申怨林中住，为聚落主大姓婆罗门开示因缘之法。^①又如：佛陀在娑祇城安禅林中为比丘尼说法：“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住娑祇城安禅林中。尔时众多比丘尼诣佛所，稽首礼足，退住一面。尔时，世尊为众多比丘尼种种说法，示、教、照、喜；示、教、照、喜已，默然住。”^②佛陀将近灭度时，本来在祇树给孤独园居住，忽然“不语众，不告侍者，独一无二，于西方国土人间游行。”^③佛陀向北走到半闍国波陀聚落，于人所守护林中，住一跋陀萨罗树下。阿难知道这是佛陀将住寂灭的缘故，比丘们希望与阿难同见佛陀，阿难答应了，他带领众比丘走到同一片树林，找到了佛陀，并听佛陀讲法。佛陀喜居的这些林间清净的所在，也许有简单的小屋，也许连屋也没有，只是在树下，就是“阿兰若”形态的来源。

① T02, no. 99, p. 12, c04-16。

② T02, no. 99, p. 145, c18-21。

③ T02, no. 99, p. 13, c09。

由于阿兰若行是十二头陀行之一，居住于阿兰若是受到特别提倡的。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·离世间品》中，乐远离行菩萨为诸菩萨解说阿兰若行，曾说：“过去菩萨住阿兰若，皆能证得无恐怖法，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；未来菩萨住阿兰若，悉皆当得无恐怖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^①且说：“出家乐住阿兰若，昼夜应作如是观，阿兰若处真道场，一切如来成正觉。阿兰若处妙法空，出世正法之所生。阿兰若处圣所尊，能生三乘圣道故，阿兰若处圣所宅，一切圣贤常住故……”^②足见阿兰若居对于修行的重要性。

（二）佛教精舍的形制及归属

在经律记载中我们能看到，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请佛讲法，以园林或房舍供养佛陀及僧团，关于房屋的形制，佛陀并无特别的要求，只是按照供养人的愿望随宜而制：“时王瓶沙，闻世尊听众僧作房舍，欲于迦兰陀竹园作大讲堂，如王住殿，一切所须供给具足，佛言听作；时有檀越，欲为僧作楼阁舍，佛言听作；时有檀越，欲为僧作毗摩那房，佛言听作；时有檀越，欲为僧作如象形房，佛言听作；有檀越欲为僧作种种房，佛言听作，时诸比丘欲作房，佛言听作；随作房法所须一切听与。”^③

但杂沓地区应一概避免，尽可能建于竹林或森林，总之是寂静的环境，只有这点被认为重要。关于僧房的内部设施，也是逐步、随宜而设立的。《四分律》房舍健度中讨论了房中地板、床、床脚、褥、枕、衣架、灯的安放处、户、隔障、经行堂、取水池等有关房屋及屋中具体事项的问题：

1. 因房中地有尘泥，没有敷卧会生病，佛陀听许用“伊犁延陀耄罗耄耄罗毘毘”十种衣中的任何一种铺地。
2. 如果有病的话，佛陀听许作床。如果织床的话，不能用皮绳发绳织床。如果绳子不够，应该以绳穿床，以较节省的角度来织。
3. 佛陀听许用褥与枕，但对褥子的材料、存放的器物、破裂或脏污后的处理方法以及枕的形制都做了规定。
4. 佛陀允许支床脚以避毒虫，但对高度做出了规定。

^① T03, no. 159, p. 319, a28-b01。

^② T03, no. 159, p. 320, c13-p321, a03。

^③ T22, no. 1428, p. 937, a21-29。

5. 佛陀对衣服在房间内的放置处做了规定。
6. 佛陀对钵囊针筒与革屣囊油器的放置方法做了规定。
7. 佛陀听许燃灯，对灯的摆放地点，以及如何防止虫蚁饮油，灯柱的高度，以及点拨灯柱的工具做了规定。
8. 因有贼偷取比丘衣物，佛陀听许为房舍造门、对穿户扇，帘板，门锁，并对门锁的位置、开锁的器物等做出了规定。
9. 因为夜中会有蝙蝠，白昼会有燕鸟进入房舍，佛陀听许织作一些比较稀疏的障碍物。
10. 因为有六群比丘私用众僧卧具，佛陀听许比丘为私物做标识，并规定了可用来做标识的图案。
11. 佛陀听许在卧具上标识自己的名字。
12. 佛陀听许在房中安隔障，在房前设曲障，听许作后内房、壁、半壁、大床、小床、绳床、小绳床、独坐床、板、地敷、栏楯等等。
13. 因为布萨日众僧多集，堂小不兼容受，佛陀听许作大堂。因为堂内人各一床摆放不下，佛陀听许大三腊者共一床坐，仍然坐不下，佛陀听许作长板床，仍然容纳不了的话，佛陀说应该缚草作座，所缚之草弄破了衣服，佛陀说应以软草缠边，还容纳不了，佛陀说应该先打扫地板，然后将布、沙、草或者树叶敷地坐上。佛陀规定不能与女人共坐。
14. 因为比丘露地经行，风雨日曝而生病，佛陀听许建造经行堂，并按照能够长行的样子建造，因为老弱者经行时有倒地者，佛陀听许建造经行时手扶的绳索，并对绳索的材料进行了规定。
15. 佛陀还对洗脚处、水盆、洗脚石、坐具、取水渠、取水池、取水池的形态等等做了规定。^①

至于精舍的归属，由于佛陀时代的比丘除了三衣钵具之外不许有别的财产，因此僧伽蓝是从任何地方来的比丘都可以居住的场所，所以称为十方僧物。比丘自建的阿兰若，假若本人远游之后，就等于弃舍，任何比丘都可以迁入居住。

① 以上15条参考“作房竟若地有尘应泥。无敷卧得病。……佛言。听与水器共安一处”。T22, no. 1428, p. 937, a29-p. 938, b20。

（三）五大精舍

佛陀在世时居住过的精舍很多，其中最常居住说法的五大精舍，各种经典说法并不相同^①，今依《翻译名义集》所载，五大精舍分别为：（1）舍卫城的给孤独园（祇园精舍）；（2）王舍城的灵鹫山精舍；（3）王舍城附近的竹林精舍；（4）毗舍离猕猴池的大林精舍；（5）庵罗树精舍。竹林精舍与灵鹫山精舍上文已经提及，现依经典将其余三精舍的创立因缘简介如下：

1. 祇树给孤独园

祇树给孤独园在古印度属舍卫国，因祇陀太子与给孤独长者二人而得名。此园本是祇陀太子所有，地平木茂多诸禽兽，日来相集，祇陀一直想供养给佛陀作精舍，尚未完备的时候，须达长者想来购买，祇陀戏言如果他能以金铺地，便可同意。须达长者果真以金铺地，祇陀反悔，经波斯匿王裁决，两人共立精舍，以献佛陀。“……有七十二讲堂，千二百五十房舍，其中平正，果木丰茂，流泉浴池，寒温调适，四望清显，冬夏不改，严治都讫，共请世尊。世尊即与千二百五十比丘，游止其中，檀越供养，四事无乏。阿难邠垣以是国臣故，高让在先，是故诸经每称祇为首，以功德相连故，名亦不得相离，故常合以为称耳。”^②

2. 王舍城灵鹫山精舍，即耆闍崛山石窟精舍，见前文。

3. 竹林精舍，见前文。

4. 毗舍离猕猴池精舍

毗舍离猕猴池精舍，又称大林精舍，也称猕猴池重阁讲堂。经典记载有“猕猴献蜜”的故事：佛陀在鞞舍离大林中时，有一猕猴持佛钵去，受到比丘苛责，佛陀制止了比丘们。猕猴于娑罗树上取蜜满钵，奉上世尊，世尊不受。猕猴将虫子取出，还持上佛，佛陀仍不接受。猕猴取水放到蜜中，佛陀方接受。猕猴看到佛陀接受了自己的供养，欢喜踊跃，却行弄舞，回旋而去。“若世尊令彼猕猴见世尊取蜜钵已，

① （1）《大智度论》卷3，依高丽本，则指竹园、鞞婆罗跋恕、萨多般那求呵、因陀世罗求呵、萨簸恕魂直迦钵婆罗等，即所谓王舍城五精舍。依宋、元、明三本之说，系指鞞婆罗跋恕、萨多般那求呵、因陀世罗求呵、萨簸恕魂直迦钵婆罗、耆闍崛等王舍城周围之五山。（2）据《翻译名义集》，给孤独园、鹫岭、猕猴江、庵罗树园、竹林精舍等，称为五精舍。（3）依《枳橘易土集》卷21、《翻梵语》卷9之说，竹园、鞞婆罗跋恕、萨多般那求呵、因陀世罗求呵、萨簸恕魂直迦钵婆罗、耆闍崛等，称为五精舍。（4）据《类聚名物考》卷334，祇园精舍、竹林精舍、大林精舍、誓多林精舍、那兰陀寺等五大寺，称为天竺五山。（5）据《法华经文句》卷1，五精舍指鞞婆罗跋恕、萨多般那求呵、因陀世罗求呵、萨簸恕魂直迦钵婆罗、耆闍崛山。

② T25, no. 1507, p. 35, b20-c08。

欢喜踊跃，却行弄舞，回旋去者，我受持是世尊未曾有法。”^① 猕猴取水之处，则被称为“猕猴池”。

佛陀正式允许姨母摩诃波阇波提、妻子耶输陀罗、难陀的妹妹孙陀利等众释迦族女出家，便是在此猕猴池精舍；佛陀入灭前三个月，与阿难一起来到猕猴池精舍，进行了最后一次对众教化；另外，佛灭后的第二次结集，也发生在此猕猴池精舍。

5. 庵罗树精舍，摩偷罗国跋提河侧，又称庵罗树伞盖树园。“庵罗树园随处别指，人谓此园饶庵罗树名庵罗园，事实不尔，盖乃从其园主彰名。有女从于庵罗树生，即呼以为庵罗树女，与经中说奈女相似，此园是其庵罗女园，从主作名名庵罗园。佛至其国，此女舍园造立精舍，故仍本名名庵罗园。”^② 佛陀在此讲了《维摩诘经》。

五大精舍之外，还有迦维罗卫的尼拘类园，加罗差摩释精舍，鸯伽国的捷若精舍，那摩提瘦的捷祁精舍，波罗利弗妒路国的鸡林精舍，阿槃提国的拘罗罗陀精舍，舍卫国的鹿子母讲堂，俱睺弥国的瞿师罗园等等精舍，不再一一论之。

三 建造精舍的功德

在竹林精舍与耆闍崛山精舍建立时，佛陀即为两位布施者分别解说建立精舍的功德。如佛陀对瓶沙王说：

“施园及果树，桥船以渡人。旷路施泉井，并施房舍者，如是诸人等，昼夜福增益。持戒乐法者，此人生善道。”^③

而大长者为僧团布施房舍时，曾向佛陀坦言自己是为了福德：

“时长者手自斟酌种种多美饮食，皆令饱足，食已舍钵，取金瓶水授世尊，白佛言：我于耆闍崛山作六十房舍，一切所须皆令具足，为福德故，为大祠故，

① T01, no. 26, p. 471, a16-29。

② T38, no. 1776, p. 425, c14-c19。

③ T22, no. 1428, p. 936, c18-21。

为生善道故，今以奉上佛及四方僧，愿为慈愍纳受。”^①

佛陀接受后，亦向他解说，肯定他为众僧造作房舍的功德：

“时世尊即便受之，以此劝喻，而劝喻之：“为障寒热故，及以诸恶兽。蚊虻诸毒虫，亦以障疾雨。暴疾诸恶风，如是得障翳。持戒无毁缺，勤修于佛法。为坚为乐故，禅定分别观，房舍施众僧，世尊说第一。”^②

可见自精舍建立伊始，布施精舍的福德便被佛陀承认并鼓励。当然，佛教的布施种类是很多的，在众多的布施中，建造精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，《佛说长者施报经》中，佛陀曾将各种布施的功德作以比较：

“佛言：‘长者！彼弥罗摩如是行施，不如有人以其饮食施一正见人，一正见人不如施百正见人，百正见人不如施一须陀洹，一须陀洹不如施百须陀洹，百须陀洹不如施一阿那含，一阿那含不如施百阿那含，百阿那含不如施一阿罗汉，一阿罗汉不如施百阿罗汉，百阿罗汉不如施一缘觉，一缘觉不如施百缘觉，百缘觉不如施如来·应·正等觉，施如来·应·正等觉不如施佛及随佛大苾刍众，施佛及随佛大苾刍众不如施四方一切持钵僧食，施四方一切持钵僧食不如施四方一切僧园林，施四方一切僧园林不如施四方一切僧精舍，施四方一切僧精舍不如尽形志心归依佛、法、僧，尽形志心归依佛、法、僧不如尽形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婬欲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尽形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婬欲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不如有人于十方世界，徧一切处行大慈心饶益众生，离诸分别心无相故，所得果报胜前果报。’”^③

可见，功德分为四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布施，第二阶段是皈依，第三阶段是持戒，第四阶段是无相，在所有布施中，以施僧精舍功德为最高。

① T22, no1428, p. 937, a07-11。

② T22, no1428, p. 937, a11-18。

③ 《佛说长者施报经》，T01, no. 74, p. 882, a07-11。

《分别善恶经》中也列举了能获端严福报的行为，其中一项便是“修严精舍”：

“复云何业获报端严？有十种业。云何十业？一修慈忍，二惠施佛塔，三涂扫塔寺，四修严精舍，五庄严佛像，六孝养父母，七信重圣贤，八谦卑离慢，九梵行无缺，十远离损害；如是十种获报端严。”^①

《法华经》卷五《分别功德品》中，佛陀先是用各种功德来衬托受持《法华经》所独具的功德，强调它们都不能与受持法华相比较，但是却以建造僧院来比拟受持《法华经》的功德：

“阿逸多！若我灭后，闻是经典，有能受持，若自书、若教人书，则为起立僧坊，以赤栴檀作诸殿堂三十有二，高八多罗树，高广严好，百千比丘于其中止，园林、浴池、经行、禅窟，衣服、饮食、床褥、汤药，一切乐具充满其中。如是僧坊、堂阁，若干百千万亿，其数无量，以此现前供养于我及比丘僧。”^②

若谁能受持《法华经》，那就等于他已建造了如来佛现在所处的这种以牛头檀为材料的僧院，无须再另外建造进行供养。

从这些经典的记述可以看出，建造精舍的功德从一开始便为佛陀所提倡，作为佛教的多种布施之一，在布施中又有独具的意义，超越了其他布施所得的功德。

后 论

佛教精舍的三种形态作为僧团居住与讲法的所在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，沿着佛教传播的路线，在佛教传入的各个国家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丰富形态，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。在中国，佛教精舍的三种形态都有发展，最为普遍的是僧伽蓝，佛教盛时，僧伽蓝的营建非常壮观，如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所记载的北魏洛阳佛寺的盛

^① 《分别善恶报应经卷》上，T01，no. 81，p. 897，a12-17。

^② T09，no. 262，p. 45，c05-14。

况。在每个时代，佛寺都不仅是建筑的艺术，也是风俗的载体，文化的场所，以及历史事件的参与者；至于石窟形态，则发展出敦煌莫高窟、洛阳龙门石窟、大同云冈石窟、天水麦积山石窟四大石窟，是集建筑、雕塑、壁画为一体的艺术瑰宝；而阿兰若作为僧人的隐居处，形成了以阿兰若为背景的佛教桃源叙事模式，为中国文学增添了特别的意象。